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二十四回 臧獲私逃釀出三條性命 翰林伸手裝成八面威風

當下我到裡面去，只見已經另外騰出一間大空房，支了四個床鋪，被褥都已開好。老太太和繼之夫人，都不在裡面，只有我們的一家人。問起來，方知老太太酒多了，已經睡了。繼之夫人有點不好過，我姊姊強他去睡了。

當下母親便問我今天見了伯父，他說甚麼來。我道：「沒說甚麼，不過就說是叫我兼祧，將來他的家當便是我的；縱使他將來生了兒子，我也是個長子。這兼祧的話，伯母病的時候先就同我說過，那時候我還當他是病中心急的話呢。」姊姊道：「只怕不止這兩句話呢。」我道：「委實沒有別的話。」姊姊道：「你不要瞞，你今日回來的時候，臉上顏色，我早看出來了。」母親道：「你不要為那金子銀子去淘氣，那個有我和他算帳。」我道：「這個孩兒怎敢！其實母親也不必去算他，有的自然伯父會還我們，沒有的，算也是白算。只要孩兒好好的學出本事來，那裡希罕這幾個錢！」姊姊道：「你的志氣自然是好的，然而老人家一生勤儉積攢下來的，也不可拿來糟蹋了。」我笑道：「姊姊向來說話我都是最佩服的，今日這句話，我可要大膽駁一句了。這錢，不錯，是我父親一生勤儉積下來的，然而兄弟積了錢給哥哥用了，還是在家裡一般，並不是叫外人用了，這又怕甚麼呢。」母親道：「你便這麼大量，我不可不行！」我道：「這又何苦！算起帳來，未免總要傷了和氣，我看這件事暫時且不必提起。倒是兼祧這件事，母親看怎樣？」母親便和姊姊商量。姊姊道：「這個只得答應了他。只是繼之這裡又有事，必得要商量一個兩便之法才好。」母親對我說道：「你聽見了，明日你商量去。」我答應了，便退了出來，繼之還在那裡看書呢。我便道：「大哥怎麼還不去睡？」繼之道：「早呢。只怕你路上辛苦，要早點睡了。」我道：「在船上沒事只是睡，睡的太多了，此刻倒也不倦。」兩個人又談了些家鄉的事，方才安歇。

一宿無話。次日，我便到伯父那裡去，告知已同母親說過，就依伯父的辦法就是了。只是繼之那裡書啟的事丟不下，怕不能天天在這裡。伯父道：「你可以不必天天在這裡，不過空了的時候來看看；到了開弔、出殯那兩天，你來招呼就是了。」因為今天是頭七，我便到靈前行過了禮，推說有事，就走了回來，去看看匠人收拾房子。進去見了母親，告知一切。母親正在那裡料理，要到伯父那裡去呢。我問道：「嬸嬸、姊姊都去麼？」姊姊道：「這位伯娘，我們又不曾見過面的，他一輩子不回家鄉，我去他靈前叩了頭，他做鬼也不知有我這個姪女，倒把他鬧糊塗了呢，去做甚麼！至於伯父呢，也未必記得著這個弟婦、姪女，不消說，更不用去了。」一時我母親動身，出來上轎去了。我便約了姊姊去看收拾房子，又同到書房裡看看。姊姊道：「進去罷，回來有客來。」我道：「繼之到關上去了，沒有客；就是有客，也在外面客堂裡，這裡不來的。我有話和姊姊說呢。」姊姊坐下，我便把昨日兩次見伯父說的話，告訴了他。姊姊道：「我就早知道的，幸而沒有去做討厭人。伯娘要去，我娘也說要去呢，被我止住了；不然，都去了，還說我母子沒處投奔，到他那裡去討飯吃呢。」說著，便進去了。將近吃飯的時候，母親回來了。我等吃過飯，便騎了馬到關上去拜望各同事，彼此敘了些別後的話。傍晚時候，仍舊趕了入城。過得一天，那邊房子收拾好了，我便置備了些木器，搬了過去。老太太還忙著張羅送蠟燭鞭炮，雖不十分熱鬧，卻也大家樂了一天。下半天繼之回來了，我便把那匯票交給他，連我那二千，也叫他存到莊上去。

晚上仍在書房談天。我想起一事，因問道：「昨日家母到家伯那邊去回來，說著一件奇事：家伯那邊本有兩個姨娘，卻都不見了。家母問得一聲，家伯便回說不必提了。這兩個姨娘我都見過來，不知到底怎麼個情節？」繼之道：「這件事我本來不知道，卻是鄴土圖告訴我的。令伯那位姨娘，本來就是秦淮河的人物，和一個底下人幹了些曖昧的事，只怕也不是一天的事了。那天忽然約定了要逃走，他便叫那底下人僱一隻船在江邊等著，卻把衣服、首飾、箱籠偷著交給那底下人，叫他運到船上去。等到了晚上，自己便偷跑了出來。到得江邊，誰知人也沒了，船也沒了，不必說，是那底下人撇了他，把東西拐走了。到了此時，他卻又回去不得，沒了主意，便跳到水裡去死了。你令伯直到第二日天亮，才知道丟了人，查點東西，卻也失了不少，連忙著人四處找尋。到了下午，那救生局招人認屍的招帖，已經貼遍了城廂內外，令伯叫人去看看，果然是那位姨娘。既然認了，又不能不要，只得買了一口薄棺，把他殮了。令伯母的病，本來已漸有起色，出了這件事，他一氣一個死，說這些當小老婆的，沒有一個好貨。那時不是還有一個姨娘麼？那姨娘聽了這話，便回嘴說：『別人幹了壞事，偷了東西，太太犯不著連我也罵在裡面！』這裡頭不知又鬧了個怎麼樣的天翻地覆，那姨娘便吃生鴉片煙死了。夫妻兩個，又大鬧起來。令伯又偏偏找了兩件偷不盡的首飾，給那姨娘陪裝了去。令伯母知道了，硬要開棺取回，令伯急急的叫人擡了出去。夫妻兩個，整整的鬧了三四天，令伯母便倒了下來。這回的死，竟是氣死的！」我聽了心中暗暗慚愧，自己家中出了這種醜事，叫人家拿著當新聞去傳說，豈不是個笑話！因此默默無言。

繼之便用別話岔開，又談起那換帖的事。我便追問下去，要問那燒了帖子之後便怎樣。繼之道：「這一個被他燒了帖子，也連忙趕回去，要拿他那一份帖子也來燒了。誰知找了半天，只找不著，早就不知那裡去了。你道這可沒了法了罷，誰知他卻異想天開，另外弄一張紙燒了，卻又拿紙包起，叫人送去還他。」我笑道：「法子倒也想得好。只是和人家換了帖，卻把人家的帖子丟了，就可見得不是誠心相好的了。」繼之道：「丟了算甚麼！你還不見那些新翰林呢，出京之後，到一處打一處把勢，就到一處換一處帖，他要存起來，等到衣錦還鄉的時候，還要另外僱人擡帖子呢。」我道：「難道隨處丟了？」繼之道：「豈敢！我也不懂那些人騙不怕的，得那些新翰林同他點了點頭，說了句話，便以為榮幸的了不得。求著他一副對子，一把扇子，那就視同拱壁，也不管他的字好歹。這個風氣，廣東人最利害。那班洋行買辦，他們向來都是羨慕外國人的，無論甚麼，都說是外國人好，甚至於外國人放個屁也是香的。說起中國來，是沒有一樣好的，甚至連孔夫子也是個迂儒。他也懂得八股不是槍炮，不能仗著他強國的，卻不知怎麼，見了這班新翰林，又那樣崇敬起來，轉彎托人去認識他，送錢把他用，請他吃，請他喝，設法同他換帖，不過為的是求他寫兩個字。」我道：「求他寫字，何必必要換帖呢？」繼之道：「換了帖，他寫起上下款來，便是如兄如弟的稱呼，好誇耀於人呢。最奇怪的：這班買辦平日都是一錢如命的，有甚麼窮親戚、窮朋友投靠了他，承他的情，薦在本行做做西崽，賺得幾塊錢一個月，臨了在他帳房裡吃頓飯，他還要按月算飯錢呢。到見了那班新翰林，他就一百二百的濫送。有一位廣東翰林，叫做吳日升，路過上海時，住了幾個月，他走了之後，打掃的人在他床底下掃出來兩大籬帖子。後來一個姓蔡的，也在上海住了幾時，臨走的時候，多少把兄弟都送他到船上。他卻把一個箱子扔到黃浦江裡去，對眾人說：『這箱子裡都是諸君的帖，我帶了回去沒處放，不如扔了的乾淨。』弄得那一班把兄把弟，一齊掃興而去。然而過得三年，新翰林又出產了，又到上海來了，他們把前事卻又忘了。你道奇怪不奇怪！」

我道：「原來點了翰林可以打一個大把勢，無怪那些人下死勁的去用功了。可惜我不是廣東人，我若是廣東人，我一定用功去點個翰林，打個把勢。」繼之笑道：「不是廣東人何嘗不能打把勢。還有一種靠著翰林，週遊各省去打把勢的呢。我還告訴你一個笑話：有一個廣東姓梁的翰林，那時還是何小宋做閩浙總督，姓梁的是何小宋的晚輩親戚，他仗著這個靠山，就跑到福州去打把勢。他是制臺的親戚，自然大家都送錢給他了。有一位福建糧道姓謝，便送了他十兩銀子。誰知他老先生嫌少了，當時雖受了下來，他卻換了一個封筒的簽子，寫了『代茶』兩個字，旁邊注上一行小字，寫的是：『翰林院編修梁某，借糧道庫內贏餘代賞。』叫人送給糧道衙門門房。門房接著了，不敢隱瞞，便拿上去回了那位謝觀察。那位謝觀察笑了一笑，收了回來，便傳伺候，即刻去見制臺，把這封套銀子請制臺看了，還請制臺的示，應該送多少。何小宋大怒，即刻把他叫了來一頓大罵，逼著他親到糧道衙門請罪；又逼著他把滿城文武所送的禮都一一退了，不許留下一份。不然，你單退了糧道的，別人的不退，是甚麼意思。他受了一場沒趣，整整的哭了一夜。明日只得到糧道那邊去謝罪，又把所收的禮，一一的都退了，悄悄的走了。你說可笑不可笑！」我道：「這件事自然是有的，然而內中恐怕有不實不盡之處。」繼之道：「怎麼不實不盡？」我道：「他整整的哭了一夜，是他一個人的事，

有誰見來？這不是和那作小說的一般，故意裝點出來的麼？」繼之道：「那時候他就住在總督衙門裡，他哭的時候，還有兩個師爺在旁邊勸著他呢，不然人家怎麼會知道。你原來疑心這個。」

我道：「這個人就太沒有骨氣了！退了禮，不過少用幾兩銀子罷了，便是謝罪一層，也是他自取其辱，何必哭呢？」繼之道：「你說他沒有骨氣麼？他可曾經上折子參過李中堂。誰知非但參不動他，自己倒把一個翰林幹掉了。折子上去，皇上怒了，說他末學新進，妄議大臣，交部議處，部議得降五級調用。」我道：「編修降了五級，是個什麼東西？」繼之道：「那裡還有甚麼東西！這明明是部裡拿他開心罷了。」我屈著指頭算道：「降級是降正不降從的，降一級便是八品，兩級九品，三級未入流，四級就是個平民。還有一級呢？哦，有了！平民之下，還有娼、優、隸、卒四種人，也算他四級。他那第五級剛剛降到娼上，是個婊子了。」繼之道：「沒有男婊子的。」我道：「那麼就是個王八。」繼之道：「你說他王八，他卻自以為榮耀得很呢，把這『降五級調用』的字樣做了銜牌，豎在門口呢。」我道：「這有甚麼趣味？」繼之道：「有甚麼趣味呢，不過故作優蹇，鬧他那狂士派頭罷了。其實他又不是真能狂的。他得了處分回家鄉去，那些親戚朋友有來慰問他的，他便哭了，說這件事不是他的本意，李中堂那種闊佬，巴結他也來不及，那裡敢參他。只因住在廣州會館，那會館裡住著有狐仙，長班不曾知照他，他無意中把狐仙得罪了，那狐仙便迷惘了他，不知怎樣幹出來的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人倒善哭。」

我因為繼之說起「狂士」兩個字，想起王伯述的一番話，遂逐一告訴了他。繼之道：「他是你的令親麼？我雖不認得他，卻也知道這個人，料不到倒是一位有心人呢。」我道：「大哥怎麼知道他呢？」繼之道：「他前年在上海打過一回官司，很奇怪的，是我一個朋友經手審問，所以知道詳細，又因為他太健訟了，所以把這件案當新聞記著。後來那朋友到了南京，我們談天就談起來。我的朋友姓竇，那時上海縣姓陸。你那位令親有三千兩的款子，存在莊上。也不是存的，是在京裡匯出來，已經照過票，不過暫時沒有拿去。誰知這一家錢莊恰在這一兩天內倒閉了，於是各債戶都告起來，他自然也告了。他告時，卻把一個知府藏起來，只當一個平民。上海縣斷了個七成還帳。大家都具了結領了，他也具結領了。人家領去了沒事；他領了去，卻到松江府上控，告的是上海縣意存偏袒。府裡自然仍發到縣裡來再問。這回上海縣不曾親審，就是我那朋友姓竇的審的。官問他：『你為甚告上海縣意存偏袒？怎麼叫做偏袒？』他道：『子程子曰：『不偏之謂中。』可見得不中之謂偏了。』問：『何以見得不中？』他道：『若要中時，便當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。我交給他三千銀子，為甚麼只斷他還我二千一呢？』問道：『你既然不服，為甚又具結領去？』他道：『我本來不願領，因為我所有的就是這一筆銀子，我若不領出來，客店裡、飯店裡欠下的錢沒得還，不還他們就要打我，只得先領了來開發他們。』問道：『你既領了，為甚又上控？』他道：『斷得不公，自然上控。』官只得問被告怎樣。被告加了個八成。官再問他。他道：『就是加一成也好，我也領的；只是領了之後，怨不得我再上控。』官倒鬧得沒法，判了個交差理楚，卒之被他收了個十足。差人要向他討點好處，他倒滿口應承，卻伸手拉了差人，要去當官面給，嚇得那差人縮手不迭。後來打聽了，才知道他是個開缺的大同府，從前就在上海公堂上，開過頑笑的。」

正是：不怕狼官兼虎吏，卻來談笑會官司。不知王伯述從前又在上海公堂上開過甚麼頑笑，且待下回再記。